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照新志 第二卷

「蹙破眉峰碧，纖手還重執。鎮日相看未足時，便忍使、鴛鴦隻。薄暮投村驛，風雨愁通夕。窗外芭蕉窗&~YWGV;人，分明葉上、心頭滴〔原本無「明」字，據明本、尚白本補〕。」祐陵親書其後云：「此詞甚佳，不知何人作？奏來。」蓋以詢曹組者，今宸翰尚藏其家。宣和末，禁中訛言崇出，深邃之所有水殿一，遊幸之所不到。一日，忽報池面蓮花盛開，非常年比。祐陵攜嬪嬙閹宦凡數十人往觀之。既至彼，則有婦人俯首澆欄者，若熟寢狀。上云：「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，不得眠所以然。」喻左右勿恐之。見其髮髮如雲，素頸祭玉，呼之，凝然不顧。上訝之，自以所執玉塵微觸之，愕然而起。回首乃一男，鬚髻如棘，面長尺餘，兩目如電，極為可畏。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僕，上亦為之失措。逡巡不見，上亟回輦。未幾，京城失守，狩於朔方。

明清《揮塵餘話》記周美成《瑞鶴仙》事，近於故篋中得先人所敘特為詳備，今具載之。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，自杭徙居睦州，夢中作長短句《瑞鶴仙》一闕，既覺猶能全記，了不詳其所謂也。未幾，青溪賊方臘起，逮其鳴張，方還杭州舊居，而道路兵戈已滿，僅得脫死。始入錢塘門，但見杭人倉皇奔避，如蜂屯蟻沸。視落日半在鼓角樓簷間，即詞中所謂「斜陽映山落。斂餘暉猶戀，孤城欄角」者應矣。當是時，天下承平日久，吳越享安閒之樂，而狂寇嘯聚，逕自睦州直搗蘇杭，聲言遂踞二浙。浙人傳聞，內外響應，求死不暇。美成舊居既不可往，是日無處得食，饑甚。忽於稠人中有呼「待制何往」者，視之，鄉人之侍兒，素所識者也。且曰：「日昃，未必食，能捨車過酒家乎？」美成從之。驚遽間，連引數杯散去，腹枵頓解。乃詞中所謂「凌波步弱。過短亭、何用素約。有流鶯勸我，重解繡鞍，緩引春酌」之句驗矣。飲罷，覺微醉，便耳目惶惑，不敢少留，徑出城北，江漲橋諸寺士女已盈滿，不能駐足。獨一小寺經閣，偶無人，遂宿其上。即詞中所謂「上馬誰扶，醉眠朱閣」又應矣。既見兩浙處處奔避，遂絕江居揚州。未及息肩，而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，將涉江之淮泗。因自計方領南京鴻慶宮，有齋廳可居，乃挈家往焉。則詞中所謂「念西園已是，花深無路，東風又惡」之語應矣。至鴻慶未幾，以疾卒。則「任流光過了，歸來洞天自樂」，又應於身後矣。美成平生好作樂府，將死之際，夢中得句，而字字俱應，卒章又驗於身後，豈偶然哉！美成之守穎上，與僕相知，其至南京，又以此詞見寄，尚不知此詞之言，待其死乃盡驗如此。

明清《揮塵錄》載雍孝聞事頗詳。近見狄浦朱去奢雲：「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，嘗有詩云：『官田種秫陶元亮，私釜生塵范史云。至今郡人猶傳誦之。』」孝聞沒後，有和州道士，亡其姓名，冒為孝聞，走江淮間，其才亦不下孝聞。有《弔項羽廟文》云：「無守陵之蕙帳，有照夜之寒釘。」過東坡墓題詩云：「文星落處天地泣，此老已亡吾道窮。才力漫超生仲達，功名猶忌死姚崇。人間便覺無清氣，海外何人識古風？平日萬篇誰愛惜，六丁收拾在瑤宮。」宣和初，至京師，遂得伴祐陵，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，賜姓名朱廣漢〔《夷堅甲志》卷20木先生條作「木廣漢」，「林」之半為「木」，是也〕。至紹興中猶在，寓會稽之天長觀，明清尚及識之。而洪景廬《夷堅志》記其一事云。

鄭紳者，京師人，少日以資贊事政府，坐累被逐，貧窶之甚。妻棄去適他人，一女流落宦寺家，不暇訪其生死，日益以困。偶往相監問命於日者，日者驚曰：「後當官隆極品，未論其他，而今已為觀察，且喜在今日，君其識焉。」同行儕輩笑且排之。甫出寺門，有快行者數輩宣召甚急，始知其女已入禁中，得倖九重矣。即除閤門宣贊舍人。未及歲，以女正長秋，得拜乘車。不數年位登師垣，爵封郡王，極其富貴榮寵。妻再適張公緇，資緣肺腑，亦至正任承宣使。韓髻斯士，鄭氏婿也，見語如此。

東坡先生知杭州，馬中玉成為浙漕，東坡被召赴闕，中玉席間作詞曰：「來時吳會猶殘暑，去日武林春已暮。欲知遺愛感人深，灑淚多於江上雨。歡情未舉眉先聚，別酒多斟君莫訴。從今寧忍看西湖，抬眼盡成腸斷處。」東坡和之，所謂「明朝歸路下塘西，不見鶯啼花落處」是也。中玉，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。

裕陵初復西邊境土，夷人初不知姓氏，詢之邊人，雲：「皇帝何姓？」雲：「姓趙。」「皇后何姓？」雲：「姓向。」「大朝直臣為誰人？」雲：「包樞密拯是也。」於是推其族類，各從其姓。至今有仕於中朝者，然多右列。

明清《揮塵前錄》載中書令舍人紅鞵，自葉少蘊始。出於姚令威《叢話》。近觀孫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狀雲：「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、試中書舍人，賜三品服。故事：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。一日，徽宗顧見公，謂左右曰：『給、舍等耳，而服色相絕如此。詔令太中大夫以上，犀帶垂魚，自公始也。』」與姚所記少異。

湯舉者，處州縉雲人，與先人太學同捨生，有才名於宣、政間，登第之後，累任州縣，積官至承議郎。居鄉邑，以疾不起。舉適上課，當選員外郎〔原脫「外」字，據明抄本補〕，而綸軸未頒。有王令洙者，南都人，文安堯臣之後，為縉雲令。告其家雲：未鬚髮喪，少俟命下。舉妻懼不敢，令洙力勉之，且為亟遣價疾馳入都，趣取告身，越旬日始到，然後舉哀，令洙為保任申郡，遣澤沾沾其子，即進之思退也。後中詞科，賜出身，盡曆華要，位登元台，震耀一時，亦異事也，故書之。

秦妙觀，宣和名倡也，色冠都邑，畫工多圖其貌，售於外方。陸升之仲高，山陰勝流，詞翰俱妙，晚坐秦黨，遂廢於家。嘗語明清曰：「頃客臨安，雨中見一老婦人，蓬頭垢而丐於市，藉簞瀝以濯足，泣訴於升之曰：『官人曾聞秦妙觀名否？妾即是也。雖掩抑困悴，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。多與之金而遣之去。』」仲高言已淚落盈襟，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，特相似爾。言猶在耳，興懷太息。

明清《揮塵餘話》載李元叔上《廣汴都賦》於祐陵，由此進用。近得全篇於其從孫申父直柔，今盡列於後：

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，奠都於大梁，於今垂二百載。列聖相承，增飾崇麗，煌煌乎天子之宅，棟宇以來未之有也。昔在元豐中，太學生周邦彥，嘗草《汴都賦》奉禦神考，遂托國勢之重，傳播士林。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未備，若乃比歲以來，宮室輪奐之美，禮樂聲容之華，則又有所未及。臣愚不才，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。耳目所聞見，亦粗得其梗概，輒鼓舞陰陽，以鳴國家之盛，因改前賦而推廣焉。始則本製作之盛者，分方維而第之，中以帝室皇居之奧，任賢使能之效，而終之以持守，冀備乙覽之末。為賦曰：

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，遇大梁公子於路，相與問答，傾蓋如故，因縱言至於都邑。先生乃援古而證之曰：「我聞在昔受命帝王，繼天而作，首定厥都，用植諸夏之根本，肇隆億載之規模。若乃賁飾恢宏之美，概見於書；經營先後之次，備載於禮。宅中圖大，則有姬公之明訓；權宜拓制，則自蕭公而經始。餘不敢高談羲皇，遠舉夏商，試即周而陳之。二華對峙，八川交注。褒斜隴首之攸屆，函谷二嶠之並據。此宗固所都，或假山河之險固，漢高因之而啟帝祚焉。孟津後達，大谷前通。導以伊洛〔纏糸換彳〕澗之澤，控以成臯廣武之衝。此成周所都，適當天地之正中，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。畢昴之次，河冀之津。風俗漸乎虞夏，疆域逮乎齊秦。魏都之爽塏，信無倫也。衡嶽鎮野，龍川帶坳。列戈船於三江，儲戎車於石城。吳都之雄壯，信足稱也。接壤叩笮，通商滇楚。地蕃竹木之產，民厭稻魚之食。蜀都之富饒，信無敵也。凡茲都邑之盛，實儷美而爭雄。旁睨而論，雖辨若炙輶，繼日而莫能窮。」公子聞之，始若〔目罒〕眙，已而哂曰：「先生於古誠博矣，孰若我目睹汴都之偉觀乎？顧其所以設險，則道德之藩，仁義之垣，豈獨依於山川？所以建中，則皇極在上，九疇咸若，豈必宅於河雒？其爽塏也，有如上帝清都，神人五城，軼人寰之埃壘，極天下之高明。其雄壯也，有如鉤陳羽林，天兵四拱，威震則萬物伏，怒刑則四夷竦。其富饒也，有如海涵地負，深厚莫測，追魚麗之盛多，邁騶虞之蕃殖。彼兩漢之雜霸，雖仍於周家之舊墟；三國之鼎峙，雖臨乎一方之都會。較而論之於今日，正猶拳石涓水，欲與五嶽四瀆為比擬，所謂談何容易！」先生曰：「餘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日，而處於蓬茨之下，無有遊觀廣覽之益，驟來神州，恍然似失。目雖駭乎闕庭樓觀之麗，而未悉其製作之意；耳雖熟乎聲明文物之英，而未究其禮樂之情。予年在英妙，博聞強記，幸為我絮言之。」公子曰：「僕實不敏，竊聞先進有言。昔自唐室不競，王綱沒紀，陵夷五季，紛綸四紀。上帝憫斯民之塗

炭，眷求一德作之君師。肆我藝祖，應天順人，出禦昌期。若時眾大之居，實古大梁之域。在漢則郡，以陳留而命名；在唐則軍，以宣武而分額。考其地望，雖卓牽乎諸夏，而川流休氣，猶盤礴而鬱積。時乎有待，世莫能測。洎梁祖之有作，始建都而畫圻。匪梁人之能謀，天實啟之；匪天私彼有梁，實兆宋基。觀天文分野之次舍，則房心騰其輝，實沈寄其耀，仰星躔之有赫，直皇居而久照。察夫土脈之豐衍，則高者磊砢，下者墳廬，廓陂陀之愷澤，極灌溉之膏腴。語地形之高兮，則自泗而西，涉川上，曆濰陽，遂東至於通津，岡阜隱鱗，煙雲飛屯，其上鬱律，勢與天連。語汴渠之駛兮，則自鞏而東，達時門，抵宣澤，障洪河之濁流，導溫洛之和液，中貫都城，偃若雲霓，沂湍悍而不窮，上接雲漢之無倪。語雉堞之固，則偉拔金墉，繚以湯池，仰憲太微之象，屹臨赤縣之畿。語郊闈之壯，則密拱中宸，高映四野。揭華榜以乾霄，謹嚴更而警夜。維是都之建也，雖自於梁，逮藝祖而始興，至太宗而浸昌，列聖相承，洎於今日。當國家之閒暇，肆乘時而增葺，遂跨三都，越兩京，儼二週而抗衡。數其南，則神霄之府，上膺南極。偉殊祥之創見，恍微妙之難測。歲在丁酉，大闡真機，用端命於上帝，而彰信於群黎。爰設定命之符，妙以蟲魚之篆。繼乾元之用九，參八寶而垂範。乃嚴像設，祇奉茲宮。儼一殿以居上，總諸天而位中。靈妃上嬪列於西，仙伯天輔列於東。諤諤群卿，峨冠景從。往往名在丹臺，而身為世輔。像圖孔尚，後先攸序。闢金堂，啟玉室，駭寶輪之飛動，森鸞仗之紛飾。其側乃有元命之殿，實總會乎眾福。本始載葉，葳禮惟穆。罄華封請祝之誠，效《天保》無疆之卜。若夫陽德之建，咸秩火神，於赫煢惑，厥位惟尊，次曰大火，時謂大辰。配曰關伯，以序而陳。原夫帝業之創，自於宋地，蓋乘是德而王天下，飾之靈鈺，赤文婀娜，舉以示眾，遂定區夏。豈必赤伏合信於鄗南之亭，神母告符於豐西之夜。主上承紀，奉祀致嚴，審辰出戍入之度，有視慈禮明之占。遂維五帝之象夏，體重離而面南。譜趾聲於樂府，驗朱草於靈篇。火得其性，景旣昭然，瞻彼煌煌，位在南端。曆太微以受制，避心星而載旋，相我昌運，於千萬年。出南薰，望泰壇，隱若天高，渾若天圓，欽柴於茲，僉曰稱焉。先是有司，仍國舊貫，明宮齋廬，悉取錯繆。後洎紹聖，端誠攸建，精意孔昭，禮文彌繁。主上改元之初載，辛巳長至，始親郊見。逮至癸巳之歲，蓋四舉茲禮矣。申敕春官，益嚴祀事。於是規法三代，祭器肇新。躬秉玄圭，天道是循。百官顯相，齋戒惟寅。帝登玉輅，皇衢再遵。已而日景晏溫，天真降臨。衣冠幢節之輝映，彩仗輦輅之參差，豈徒若見於涓陽，而接拜於交門〔「交」原作「天」，據明本、明抄本改。《漢書武帝紀》：祠神人於交門。〕。仰重瞳之四矚，聳群目而動心。乃闢琳館，揭號『迎真。用伸昭報，以福斯民。渡玉津，抵天田，王者之藉，厥畝維千。上春展事，務崇吉蠲，於時農祥晨正，東作是先。載黛相於玉輅，敞雲幄於紺壇，蔥蔥馴服於廣阡之側，青旗掩靄於黃麾之間。帝禦思文，飭躬禱專。屈帝尊以秉耒，勤天步而降軒。三推告畢，貴賤以班，遂播青箱之嘉種，以成高壤之豐年。然後獲之程稼，瑞禾是導。郊廟明堂之大享，親奉齋盛以致告。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，蓋將勸天下之養而教孝。層臺峩峩，上觀昭回，厥基孔固，下鎮地維。儀象一新，於焉具設，上下互映，俯仰並察。天體斯著，辰曜斯列，雲霓上承，金蚪四匝。備璿璣玉衡之制，兼馮相保章之法。陋靈臺銅渾之規，斥《周髀》宣夜之說。於以觀星，則進退伏見，不失其正；於以觀雲，則分至啟閉，各得其應。以候鐘律，則清濁之均協；以候晷影，則長短之度稱。遂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。休徵既效，叢祥並膺。至若秘書之建，典籍是藏。法西崑之玉府，萃東壁之靈光。凡微言大義之淵源，秘錄幽經之浩博，貫九流，包七略，四部星分，萬卷綺錯，犀軸牙籤，輝耀有燦，金匱石室，載嚴封鑰。或資討論，則分隸於三館；或備奏禦，則會萃於秘閣。以至字畫所傳，則妙極六書，巧窮八體，有龜文鳥跡之象，有鳳翥龍騰之勢。真偽既辨，眾美斯備。圖畫所載，則三祖餘範，七聖妙蹟。睹名馬於曹韓，覽古鬆於韋畢。繁絕藝之入神，駭眾觀而動色。肇建古文，宏璽豐敞，擇一時之英髦，命於焉而涵養。天下歆豔，不啻登瀛洲而隱藏室。名卿鉅公，由此塗出。若夫龍津所在，大關賢關，作庇寒士，今踰百年。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，建華構以藏載籍之傳。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，寅奉宣聖之祀，象肖尼山，制侔闕裡。其配享也，則惟顏孟之亞聖；其從祀也，則多鄒魯之儒士。儼威儀之若存，肅冠裳之有偉。至於庠序學校之教也，首善於京，自熙豐始，乃詳備講說，謹嚴課誦，規繩以勵其行，舍選以作其氣。發揮詩書之奧，頓革聲律之弊。爾乃彩芑新田，育莪中沚，人才於此乎輩出，聖道因之而不墜。其外則用建原廟，近倣元豐，倣圖程度，罔或不同。朱薨相望而特起，縹垣對峙而比崇。界以馳道之廣，臨乎魏闕之雄。祥煙瑞靄，煥爛蒙籠。大明以奉神考，重光以奉哲宗，父子之親彌篤，兄弟之義彌隆。屆四孟之改律，感節物於春冬。脩衣冠之出遊，軫羹牆於帝衷。既進祠於東宮之七殿，禦潔誠以致恭。想睟容之如在，備享獻而肅離。參以時王之禮，肆浸盛乎威容。飭茲惟謹，稽首拜頤。牙盤或薦，玉饌惟充。有〔必〕其香，齋誠默通。願靈心之響答，宜福祚之延洪。乃若中臺所寄，眾務淵藪，象應乎文昌，運侔乎北斗。四方利害，於是乎上達；三省政令，於是乎下究。爰即西南亢爽之所〔「亢」原作「伉」，據明本改〕，度宏基而易舊。太社為之嚮，西掖直其後。形勝潭潭，不侈不陋。列屋前分，是為六部，自吏洎工位於左，自戶洎刑位於右。公庭肅若，百吏輻輳。於是糾以虞舜黜陟之公，輔以周公訓迪之悉。黠胥不能措其奸，慢吏不能逃其責。秩秩乎天地四時之聯，各率屬而分職，有倫有要，有典有則，用能效臂指之相應，總紀綱而並飭。至如天府之雄，統以京尹。民物浩穰於三輔之虛，聚邑列布於千里之軫。風俗樞機，教化原本。當府庭之既徙，肇分曹而務謹。職業斯勵，名實斯允。爰擇撥煩之才，俾長治於爾寮。南司之俗，坐革循沿之積弊；原廟之近，人無箠楚之喧囂。遭承平之日久，匪彈壓之是務。皇仁如天，萬物覆露。矧茲輦轂之下，日薰陶而饜飫。不得已而用刑，每哀矜於華梏。日無滯訟，歲無留獄。貫索之象既虛，圜扉之草斯鞠。巍巍乎帝王之極功，頌聲作而民和睦。爾乃背宜秋，出城阿，神池靈沼，相直匪賒。伊苑囿之非一，聚眾芳而駢羅。神木千歲而不凋，仙卉四時而常花。宗生族茂，厥類實多。當青鳥之司開，正條風之喧暖。命嗇夫而啟禁籞，縱都人而遊覽。我皇踐祚之五載，六飛始禦於苑門。蓋將順民心之所樂，達餘陽於暮春。指金明而駐蹕，觀曼衍之星陳。蘭撓飛動，綠仗繽紛。帝曰：『斯樂，予何敢專！遂踐瓊林，宴寶津，零湛露於九重，均渙飲於群臣。修先朝之故事，張太侯以示民。於以戒不虞於平世，勵武志而彌勳。其北則營壇再成，寔為方丘。佇柔祇之歆饗，故神與之是侔。考一代合祭之失，實千載循襲之尤。敦牂比至，曠典幸修。帝躬臨於澤中，即陰位而類求。配以烈祖之尊，侑以嶽瀆之儔。乃奠黃琮，震於神休。乃奏函鐘，格彼至幽。澄宿氛而不雨，暢協氣以橫流。顧瞻空際，密邇靈旂，有持戈者，有執戟者，有質若獸者，有喙若鳥者。地之百靈秘怪，感帝德而來遊。景光為之燭曜，祥雲為之飛浮。侍衛駭愕，莫測其由。衰時之對，上軌成周，豈若漢祠後皇，徒歌乎物發冀州。至其棣萼之庭建，蓋示優於同氣。主上欽承永泰之基，益隆則友之義。兢兢業業，欲盡繼述之志。永紹裕陵，垂法萬世。載因心以撫存，肆匹休於棠棣。爵以真王之封，陟以上公之位，褒以兩鎮之節，厚以三接之賜。俾遂安其居宇，咸克保乎富貴，何愧建初歲入之豐也。每當歲時之衍樂，儼雁齒而密侍，和樂且湛，靡拘堂陛無間勸侑之勤。有繼飲酒之飫，既翕既醉，何愧花萼之盛也。乙未之春，龍翔效瑞，鵲鴿來集，數以萬計。嘉首尾之胥應，感弟昆之是類。灑宸翰以體物，用闡明乎至意。若乃帝假有家，明內齊外。自天申命，支本〔一作「本支」〕昌熾。考祥雉之應夢，演慶源而毓粹。藹螽斯蟄蟄之眾，假樂皇皇之懿。受祉而施於子，既侔乎周王，多男而授之職，又合乎堯帝。肇正元嗣於春官，申眷後王而加惠。冠禮薦行，三加攸次。詔以成人之道，載隆出閣之制。卜吉壤以圖居，惟宮隅之是邇。標蕃衍之美名，彰皇家之盛事。顧啟處之獲寧，信皇慈之曲被。於是賓師友，簡僚吏，習禮節，講儒藝，日奉朝著，克勤無怠。拳拳乎上承忠孝之訓，而臣子之義備至。若宗正著錄，枝派實繁，上及曾高，下及曾玄，分宅廣睦，恩義兩敦。第族屬之疏戚，班祿秩以維均。遠則褒崇藝祖之胄，近則加厚濮邸之孫。配天其澤，同姓悉沾。歌《湛露》，詠《行葦》，戒《杖杜》，鄙《葛藟》。衍螽斯於《螽斯》，繼振振於《麟趾》。於赫帝命，屬籍是典，皇宗取則，率遵繩檢。歲月薰陶，朝夕漸染。藹藹賓興之才，擢儒科而登仕版。時則有清靜如辟疆，精忠如更生，文若東阿，勇若任城，莫不激昂自奮，騰實飛聲。於是參親疏而兩用，冀羽儀於王國，遂壯周家之藩屏，固漢宗之磐石。若夫由朱雀以縱觀，下天漢而北望，千門萬戶，將將有伉。言觀其陽，則仍宣德之舊稱，定五門而改創。其始也，憲陝嘗，摹大壯，揆吉日，命大匠。庶民子來，則靡煩於鑿鼓；環材山積，則又疑於神貺。其上則藻色麗乎方井，雲氣萃乎修楹。躍水波於柏棟，列繡文於蘭栢。罔不隨色象類，因木生姿。窮極奇巧，豈人能為，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。其旁則簷牙高張，欄楯周布，往往雕鸞刻鳳，盤獸伏虎，或連拳欲立，或猛據若怒，或奮翼東廂，或圍首西序，殊形詭制，見者內怖。於以自中夏而佈德，總八方而為極。披路三條，則桂桓森以相連；立觀兩隅，則眾恩儼

以並飾。善頌落成，上下用懌。言觀其陰，則峴峴北闕，時謂景龍，於焉採民謠，於焉觀民風。閔夫闐闐，則九市之富，百廬之雄。越商海賈，朝盈夕充，乃有犀象貝玉之珍，刀布泉貨之通，冠裳衣履之巧，魚鹽果蔬之豐。質遷化居，射利無窮。覽夫康衢，則四通五達，連騎方軌。青槐夏蔭，紅塵晝起。乃有天姬之館，後戚之裡，公卿大臣之府，王侯將相之第。扶宮夾道，若北辰之藩衛。太平既久，民俗熙熙。觀夫仙倡效技，佞童逞材，或尋樞走索，舞豹戲羆，則觀者為之目銜；或鏗金擊石，吹竹彈絲，則聽者為之意迷。亦有蜀中清醪，洛下黃醅，葡萄泛觴，竹葉傾壘，羌既醉而飽德，謂『帝力何有於我哉。瞻彼良維，肇崇琳闕。始真天祥，明分彪列。妙道由是聿興，至教於是旁達。辛卯之夢既符，壬辰之運斯協。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，行玉筭考召之法。博施於民，俾絕天關。神符一出，群邪四響。滅毒治病，功深效捷。內則良嶽屹以神秀，介亭聳以巖峩。天人交際之夕，清供於此備設。俄而玉笋自傾！寶劍如掣，駭震霆之轟轟，靈囿下兮雜遝。逮夫應鐘紀律，里社開祥。凡預臣子之列，欲傾頌禱之觴。即茲宮以效報，期萬壽之無疆。於時演大梵希夷之音，諷《太元》空洞之經。遂頒秘籙，八百聯名。猗彼乾維，龍德是營。地直天輿，上鬱化精。有岡連嶺屬之勢，有龍盤虎踞之形。儲休發祥，繫我聖明。惟崇飾之彌麗，正土木之誇矜。蓋示不忘其所自，為萬世之式程。彼漢之代邸既瑣瑣焉；唐之興慶又奚足稱。爰有瑤池波湛，翠水淵渟。峩方壺，起蓬瀛，大君戾止，廣殿歡騰，九奏備，八佾成，凡左右侍宴者，恍若躡神山而遊紫清。戊戌之冬，太乙次於黃秘之庭，其位在西北，則臨乎是宮之地。於辰為闐茂，適契乎元命之晶。詔鳩工以基跡，用揭虔而妥靈。十神載別，五福來寧。至於端闈之內，大慶耽耽，路寢斯在。有大符既於此乎躬受，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。日精東承，月華西對。重軒三階，翕施動彩。左城右平，相與映帶。睨靈光猶培塿，晞景福之叢茂。春王三朝，履端匪懈。庭燎有光，禁漏斯艾。供張絕盛，法物咸萃。乃建招搖以環合，蒲牢發乎輕奏，正甯當陽，天極是配。九寶星拱，垂紳委珮。樂奏《乾安》，間以《韋合韋末》。上公薦壽，捧觴拜跪。天子萬世，兆民永賴。其左則合宮之制，高出百王，上圓下方，法象乎天地；九筵五室，經緯乎陰陽。旋四序之和於四阿，達八風之氣於八窗。淵衷默定，聖畫允臧。重屋告成，保我家邦。於以饗帝而饗親，則日卜上辛，時丁肅霜。樂調黃鐘，享維牛羊。爰熙太室，恭薦馨香。肆推尊於神考，用嚴配於上蒼。於以視朔而布政，則春期青陽，秋觀總章，冬遇平朔，夏宗明堂。玉冊以極其變，內經以考其常。欽授於人，遂正天綱。其右則徵調之閣，嚴凝密覲。神鼎內藏，天所保定。侔郊廓之永固，笑甘泉之匪稱。其始鑄也，窮製作之妙於繫表，得隱逸之士於草茅。一鑄而就，光應孔昭。其始定也，夜出九成，不吳不敖，龍變光潤，氣明燄消。維鼎鼎之重，作鎮神臯。數極九變，象該六爻。屹然中峙，增崇廟朝。曰蒼曰彤，以奠齊楚之域；曰晶曰寶，以奠秦趙之郊。有位東南，有位西南者；有位東北，有位西北者。分方命祭，罔或不調。宜乎卜世卜年，過於周曆，永保茲器，與天無極。至其內朝則祥曦、延和，清穆顧問。親臣列侍，禁衛彌嚴。治朝則紫宸、垂拱，丹青有煥，一日萬幾，此焉聽斷。厥或進拜將相，號令華夷，爰即文德，播告唯宜。燕樂群臣，詳延多士，乃禦集英，以時載事。又有龍圖、天章、寶文、顯謨以洎徽猷，五閣渠渠，奉祖宗之彝訓，示子孫之楷模。言追盤詰，道契圖書。翳秘藏之靡怠，仰聖孝之如初。次則東西分臺，政事所會。始揆而議，則可否有著龜之決；既審而行，則出內擅喉舌之寄。於以斡旋鈞軸，輔成至治。其在西樞掌武之庭，則有將印之重，軍符之嚴。爾乃運籌帷幄之中，折衝尊俎之間，爰戡五兵，坐鎮百蠻。其在翰苑摛文之地，則惟密旨是承，德意是導。爾乃覃恩潤色，追風渾灑，遂繼東&~YWGV;之才，允符內相之號。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，宣和秘殿，翬飛歧翼。憲睿思之始謀，因紹聖之故跡。凝芳瓊蘭，重熙環碧，輪焉奩焉，光動兩側。聽政之暇，來遊來息。搜古制於鼎彝，縱多能於翰墨，致一凝神，優入聖域。爰命邇臣，於焉寓直，罄啟沃之丹誠，庶密效於裨益。申紹紀元，昭示萬億。視彼元狩、元鼎、神爵、五鳳之號，詎能專美於史冊。至如親蠶之所也，延福邃深，有嚴金鋪。當春日之載陽，率六宮而與俱。懿箱既飾，柔桑既敷。鞠衣東鄉，三彩躡躅。風戾川浴，地溫氣舒。然後龍精報祝，瑞繭紛如。五色之絲，允侔乎東海，八蠶之餘，富倍於吳都。獻於天於祭服所須。由此率先天下，則無數之化，斯並美於《關雎》。以至掖門曲榭之奧，周廬微道之肅，長廊廣廡之連延，珍臺祕館之重複，倬然在列，璇題輝映。雖使廣延墨客，眾集畫史，易足以紀茲區宇之盛。」先生聞而稱贊曰：「汴都之美，其若是乎，抑何修何飾而臻此乎？」公子曰：「主上以神明資才，受天眷命為天下君。其所以圖為宰製，獨運樂燮之中者，愚不得而測也。切仰廟堂之所先務者，任賢使能而已。試為子陳之：若夫『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天下至廣，豈曰乏才？觀夫燕、趙、汝、潁之英，勾、吳、於越之秀；兩蜀文雅，三齊質厚；以至關東舊相之家，山西名將之胄，感會風雲，雜然入彀。矧茲神聖之都，是為英俊之躋。元精於此回復，間氣於此蜿蜒。以言乎儒風，則長者之稱，自漢而著；以言乎世族，則文士之盛，自晉而傳。隱逸有夷門之操，文章出滌漢之間。帝賚岳降，運符半千。商弼周翰，接武差肩。陋七相五公之紛冕，邁杜陵韋曲之衣冠。譬猶椒儻權奇，素多於冀北；璠璣結綠，自富於荆山。上乃以道觀能，兼收並取，明明在公，濟濟列布，同寅協恭，相與修輔。故得朝廷清明，紀綱振舉，威武紛紜，聲教布濩。北漸鴨綠，南泊銅柱。深極沙漠，遠踰羌虜。陸警水懷，奔走來慕。雕題、交趾、左衽、辮髮之俗，願襲於華風；金革、玉璞、犀珠、象齒之貢，願獻於禦府。於斯時也，治定而五禮具焉。則採《周官》之儀物，稽曲臺之典故。考吉禮、嘉禮之義，正婚禮、冠禮之序。車輿旂常，衣冠服制，職在太常，各有攸敘。功成而六樂舉焉，則詔後夔辨舞行，命伶倫定律呂。法太始五運之先，諧中正五均之度。笙鏞執磬，琴瑟祝歌，職在太晟，各有攸部。眾製備，群音葉，天地應，神人悅，修貢效珍，應圖合牒。上則膏露降，德星明，祥風至，甘露零；下則嘉禾興，朱草生，醴泉流，濁河清。一角五趾之獸，為時而出；殊本連理之木，感氣而榮。嘉林六目之龜，來游於沼；芝田千歲之鶴，下集於庭。期應紹至，不可殫形。是宜登泰山，躡梁父，泥金檢玉，誕揚丕矩。奏功皇天，登三成五，上猶謙抑而未俞也。於是親事法宮之中，齋心大庭之館，思所以持盈守成，垂萬世之彝憲。躬執道樞，卓然獨斷，仰以順天時，俯以從人願。規模則惟《周官》之隆是循，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續。其在官也，絕僥倖之路，汰冗濫之員。奉詔者戒於倚法，治民者戒於為奸。其在士也，納讜言於群試，復科舉於四遠。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，在流寓者獲遊學之便。其在民也，除苛濫之科，蠲不急之務。農人服田，以效力穡之勤；父老扶杖，以聽詔書之布。遂使四海之內，返樸還淳，皆敦本而棄末。皞皞乎太古之風，各安居而樂業。」先生聞之歎美不暇，乃謂公子曰：「今日治效如此，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。顧惟疏遠之蹤，名不通於朝籍，雖欲抽思聘詞，作為聲詩，少述區區之志，天門九重，勢難自達。則乙夜之覽，何敢冀哉？」因擊節而歌曰：「嚴哉神聖位九重，仁天普被四海同。曠然丕變還淳風，金革不用囹圄空，千齡亨運今適逢。下七制，卑三宗，微臣鼓腹康衢中，日逐兒童歌帝功。」歌畢，振衣而去。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，以總一賦之義焉。理曰：「赫赫皇宋，乘火德兮。奠都大梁，作民極兮。一祖六宗，世增飾兮。光明神麗，觀萬國兮。穆穆大君，天所子兮。粵自叢霄，履帝位兮。體道用神，妙莫名兮。立政造事，宣有成兮。金鼎奠邦，神奸讐兮。玉鎮定命，垂奕葉兮。天地並應，符瑞著兮。膺圖合牒，千百禩兮。坐以受之，開明堂兮。三靈悅豫，頌聲興兮。元臣碩輔，侍帝旁兮。相與弼亮，守太平兮。運丁壬辰，化道行兮。己酉復元，寶曆昌兮。天子萬年，躬在宥兮。斯民永賴，躋仁壽兮。」元叔，名長民，元豐內相定之孫。其後建炎中為監察御史，以名字典州〔「名字」疑為「名家」〕，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。有子澗，文亦工。

明清《投轄錄》所敘劉快活事，後來思索所未盡者，今列於編。外祖曾空青，文肅之第三子也，快活每以「三運使」呼之，後果終曹輓。舅氏宏父，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為卿相，劉笑曰：「官職俱是，正郎去不得矣。」文肅當國，先祖為起曹郎中。一日忽見過，曰：「我今日見曾三女兒，他日當為公之子婦。」時先妣方五六歲。又謂先人曰：「曾三女，汝之夫人也。」歸見文肅，呼先祖字云：「王樂道之子，三運使之婿，此兒他日名滿天下，然位壽俱奮，奈何！」已而，文肅罷相，遷宅衡陽。北歸後，先祖守九江，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，一見奇之，遂以先妣歸焉。後所言一一皆合，不差毫釐。其他類此尚多，不能悉記，異哉！

《馮燕傳》見之《麗情集》，唐賈耽守太原時事也。元祐中，曾文肅帥並門，感歎其義風，自製《水調歌頭》，以亞大曲，然世失其傳。近閱故書得其本，恐久而湮沒，盡錄於後。

排遍第一

魏豪有馮燕，年少客幽並。擊球鬥雞為戲，遊俠久知名。因避仇，來東郡，元戎逼屬中軍。直氣凌貔虎，須臾叱吒，風雲凜凜

坐中〔「中」下當脫「生」，然各本均無。〕。偶乘佳興，輕裘錦帶，東風躍馬，往來尋訪幽勝。遊冶出東城，堤上鶯花掩亂，香車寶馬縱橫。草軟平沙穩，高樓兩岸，春風笑語隔簾聲。

排遍第二

袖籠鞭敲〔革登〕，無語獨閑行。綠楊下、人初靜，煙澹夕陽明。

窈窕佳人，獨立瑤階，擲果潘郎，瞥見紅顏橫波盼，不勝嬌軟倚銀屏。曳紅裳頻推朱戶，半開還掩，似欲倚啣啞聲  
&~YWGV; 細說深情。因遣林間青鳥，為言彼此心期，的的深相許，竊香解珮，綢繆相顧不勝情。

排遍第三

說良人滑將張嬰。從來嗜酒還家，鎮長酩酊狂醒。屋上鳴鳩空鬥，梁間客燕相驚。誰與花為主，蘭房從此，朝雲夕雨兩牽縈。似遊絲飄蕩，隨風無定，奈何歲華荏苒，歡計苦難憑。惟見新恩繾綣，連枝並翼，香閨日日為郎，誰知鬆蘿托蔓，一比一毫輕。

排遍第四

一夕還醉，開戶起相迎。為郎引裾相庇，低首略潛形。情深無隱。欲郎乘間起佳兵。授青萍，茫然撫弄，不忍欺心。爾能負心於彼，於我必無情。熟視花鈿不足，剛腸終不能平。假手迎天意，一揮霜刃，窗間粉頸斷瑤瓊。

排遍第五

鳳凰釵、寶玉凋零。慘然悵、嬌魂怨，飲泣吞聲。還被凌波呼喚，相將金谷同遊，想見逢迎處，擲揄羞面，粧臉淚盈盈。醉眠人醒。來晨起，血凝螭首，但驚喧，白鄰里，駭我卒難明。致幽囚推究，覆盆無計哀鳴。丹筆終誣服，圜門驅擁，銜冤垂首欲臨刑。

排遍第六帶花遍

向紅塵&~YWGV; 有喧呼攘臂，轉身辟眾，莫遣人冤濫，殺張室，忍偷生。僚吏驚呼呵叱，狂辭不變如初，投身屬吏，慷慨吐丹誠。彷彿縲紲，自疑夢中，聞者皆驚歎，為不平。割愛無心，泣對虞姬，手戮傾城寵，翻然起死，不教仇怨負冤聲。

排遍第七擷花十八

義城元靖賢相國，嘉慕英雄士，賜金繒。聞斯事，頻歎賞，封章歸印。請贖馮燕罪，日邊紫泥封詔，闔境赦深刑。萬古三河風義在，青簡上、眾知名。河東注，任流水滔滔，水涸名難泯。至今樂府歌詠，流入管弦聲。